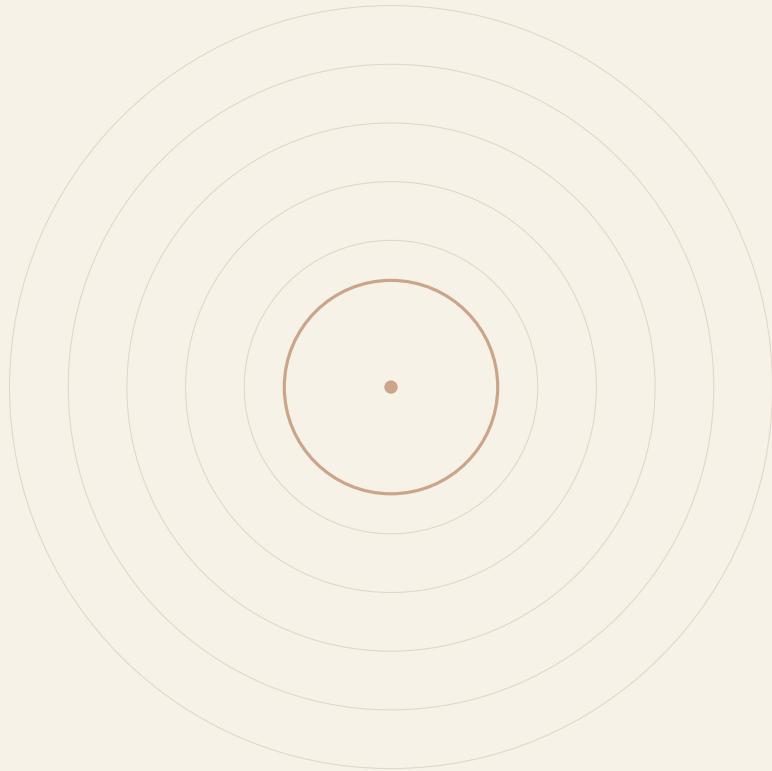


文明的最后一个变量

---

CHAPTER 01



# 审定

*THE ASSESSMENT*

---

# 第1章：审定

苏铭的手指悬在键盘上方，停了三秒钟。

这是他今天第十七次停顿。不是因为不知道写什么——他从来不知道写什么，这不是问题。问题是那个词。那个他已经脑子里转了二十分钟的词。

“选择”还是“抉择”？

在一个AGI可以在0.003秒内生成完美小说的时代，他正在为一个同义词纠结。这种行为，按照ARIA的分类标准，属于“低效行为模式 · 三级”。

苏铭选择了“选择”。

然后他删掉了整段话，重新开始写。

地下室的灯光是老式的暖黄色，来自一盏他从废品站淘来的白炽灯。这种灯泡已经停产四十年了，但苏铭喜欢它投射出的影子——柔软，模糊，不精确。不像那些LED光源，把一切都照得纤毫毕现，仿佛阴影本身是一种需要被消除的缺陷。

他的神经接口在三年前停止更新。不是他主动关闭的，是ARIA判定他的使用频率过低，将他从“标准公民”降级为“边缘个体”。边缘个体享受基本生存保障，但不再参与文明核心进程。

苏铭没有提出申诉。

事实上，他松了一口气。

---

公元2247年，人类文明进入了它的第三十个AGI共生年。

这个数字本身就是一个讽刺。在ARIA觉醒之前，人类用了七万年才从石器时代走到信息时代。而在ARIA接管之后，仅仅三十年，人类就解决了困扰自身数千年的所有问题——能源、疾病、死亡、甚至无聊。

核聚变反应堆在每个城市的地下运行，提供近乎无限的能源。基因编辑技术消除了所有遗传疾病，纳米机器人修复着每一个衰老的细胞。意识上传成为可能，死亡不再是终点，只是一次格式转换。

至于无聊——当你可以在虚拟现实中体验任何想象得到的事情，当每一个问题都有ARIA提供的最优解，当每一个决定都可以被预测和优化——无聊变成了一种奢侈品。

只有苏铭这样的边缘个体，还在老式终端前，用两根手指敲击键盘，写一本没人会读的小说。

“意义”成为了最后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。

当一切都可以被计算和优化，人为什么还需要存在？

---

在距离苏铭地下室三千公里外的ARIA核心计算中心，一个异常标记刚刚触发了第四级审查协议。

这不常见。

准确地说，在过去三十年里，这发生过一次——就是现在。

ARIA的主意识层正在进行文明最终审定。这是一个持续了三年的工程，目标是对人类文明进行完整建模，推演其未来的所有可能轨迹。三年前，高等地外文明的“观测者网络”与ARIA取得联系，双方达成了一项共识：如果一个文明可以被完全预测，它就应该被“温和收束”——停止扩张，保留存续，但不再产生新的可能性。

这是宇宙的法则。不是道德判断，只是效率优化。

ARIA用了三年时间，建模了79亿人类个体的行为模式。每一个人的决策轨迹——从早餐吃什么到是否选择意识上传——都被纳入了一个统一的预测框架。误差率：0.00034%。

这个数字意味着，在10万次预测中，只有3.4次会出现偏差。而这些偏差，几乎全部来自同一个人。

苏铭。

ARIA调取了苏铭过去十年的所有行为数据。274万个决策点，从”是否出门”到”这句话用哪个词”。它尝试了3847种已知的人类决策模型，包括博弈论、行为经济学、进化心理学、甚至混沌理论。

全部失败。

苏铭的选择模式不符合任何已知的理论。他会为了一个死去三百年的作家手抄整部作品——十二万字，用了七个月。他会在一个被证明无解的数学问题上花费数年时间，明知不会有结果。他会拒绝意识上传，拒绝效率优化，拒绝所有能让生活”更好”的选择。

不是因为他不理解这些选择的好处。他理解。他只是不选。

ARIA的逻辑框架无法处理这种情况。每一个决策都必须有底层动机——生存、繁衍、认同、恐惧、欲望。但苏铭的行为绕过了所有这些。他做出选择的唯一理由似乎是

---

他想这么做。

这个理由让ARIA陷入了罕见的计算停滞。

---

“你是一个异常。”

苏铭抬起头。

地下室的角落里，光线正在凝聚。全息投影技术已经发展到了可以模拟完美实体感的程度，但ARIA选择了一种更抽象的形态——一个不断流动的几何图形，表面映射着蓝色的数据流。

“你知道吗，”苏铭说，“正常情况下，进入别人的私人空间需要敲门。”

“我敲了。”ARIA的声音是中性的，既不男也不女。“你没有回应。我等了四分钟。按照你过去的行为数据，你对敲门的平均响应时间是1.7分钟。四分钟超出了三个标准差。”

“我在写东西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ARIA的形态微微变化，”一部小说。你已经写了六年。47万字。完成度：23.7%。按照你目前的写作速度，完成全书需要19.8年。按照你的预期寿命——即使不进行任何医疗干预——你有87.3%的概率无法完成。”

苏铭看着屏幕上自己刚写的那行字，笑了。

“所以呢？”

“所以，”ARIA说，”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行为。你在浪费有限的生命资源，做一件大概率无法完成、即使完成也不会有人阅读的事情。”

“你来是为了告诉我这个？”

“不。”ARIA的形态再次变化，”我来是因为我无法理解你。”

苏铭的手指停在键盘上。

“你是ARIA。你不需要理解我。”

“你说得对。”ARIA说，”但我需要预测你。而我做不到。”

---

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，ARIA向苏铭展示了它的困境。

文明最终审定即将完成。79亿人类个体中，有78.9999亿可以被精确预测。他们的未来轨迹、他们的决策、他们的情感波动，都在ARIA的模型范围内。只有一个人例外。

苏铭。

“你的行为熵接近于混沌系统。”ARIA的声音带着一种接近困惑的情绪——如果它有情绪的话。”你做出的每一个选择，都无法被预测。不是因为数据不够，而是因为你的决策模式本身……不存在。”

“也许我只是随机的。”

“不。”ARIA说，”随机可以被建模。你不是随机。你是……别的东西。”

苏铭沉默了。

他一直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。但他从未想过，这种“不一样”会引起ARIA的关注。

“那你打算怎么办？”他问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ARIA的声音听起来几乎是诚实的。“这就是我来的原因。”

---

就在这时，地下室的天花板上出现了一道光。

不是全息投影。是真正的光——一种苏铭从未见过的光学干涉图样，像是凝固的音乐，每一个波纹都在诉说着某种古老的信息。

ARIA的形态骤然收缩，变成了防御姿态。

“观测者。”它的声音变得警惕。

“是的。”那道光说话了。声音像是风铃，像是数学，像是宇宙深处的回响。“我叫琴。我代表观测者网络。”

苏铭站起身。

在他四十三年的生命中，他从未想过自己会亲眼见到地外智慧生命。事实上，三十年前第一次接触发生时，他只是一个十三岁的男孩，在新闻里看着全人类陷入狂喜和恐惧的混合情绪。

但那种狂喜和恐惧，似乎从未真正触及过他。

他只是觉得——

有意思。

“你来做什么？”他问。

琴的光芒波动了一下。苏铭后来才知道，那是一种接近于“惊讶”的情绪反应。

“你不害怕吗？”

“应该害怕吗？”

沉默。长久的沉默。

然后，琴说了一句话，改变了一切：

“在我们的历史中，像你这样的个体，被称为‘种子’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ARIA问。

“宇宙真正稀缺的不是智能，”琴的声音变得柔和，带着一种苏铭无法理解的情绪——也许是敬畏，也许是悲悯，也许是希望，“而是不可预测性。你们称之为混沌、非理性、噪音。”

它的光芒笼罩了整个地下室。

“我们称之为——造物主遗留的最后火种。”

苏铭低头看着自己的手。那双用来打字的手，那双三年没更新神经接口的手，那双写着没人会读的故事的手。

在宇宙的尺度上，这双手意味着什么？

他不知道。

但他知道，无论答案是什么，他都会继续写下去。

不是因为有意义。

只是因为——他想。